

润物无声

· 王雪君

从师范毕业到现在,我的班主任经历已有36个年头了。在这36年里,和孩子们有许许多多的故事,也让我反思和学习到了很多的班主任工作经验,让我感触颇深的就是班主任在导学育人中是有镜像效应的,我们应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。

记得那是一节阅读课,孩子们正在看书,我也沉浸在自己的阅读当中。突然,班长大喊一声:“不要说话了!”把我吓了一跳,我抬起头来看向班里的学生,很多同学跟我一样,也被班长的一声吼给“惊醒”了,都不知所措地看着我。我没有说话,因为班长的这一喊的确起到了作用,班里瞬间安静了。但我却不想表扬他,因为他打断了我与许多学生的学习和阅读思路。

安静没有维持多久,班里的说话声又开始了,且越来越大。这时,班长又开始自觉地维持纪律,他的方式还是“突然大吼一声”。

课后我和班长提到刚才之事,班长说:“王老师,您有时候不也是这样做的吗?”孩子的反问顿时让我哑口无言。

我开始反思自己。不可否认,在班级管理的过程中,我有时会失去耐心——三项竞赛扣分时,我曾大声吼叫;学生打架时,我曾尖锐地指责;学生没完成作业时,我甚至“敲桌子”“摔本子”。这些“以暴制暴”的行为,不仅没有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,反而让紧张的情绪在班级里悄悄蔓延。

我告诉自己一定得改变。无意中我看到于永正老师的“纸条的魔力”,豁然开朗,原来很多时候不需要大声吼,只需轻轻地放张纸条,那效果完全不同。

我努力让自己变得自信阳光。阅读书籍、练习瑜伽,呈现在孩子面前的是充满能量的、阳光的老师;散散步、养养花,让心静下来,倾听孩子们内心的语言,让我们的心灵贴得更近。

我努力让情绪变得平和宁静。面对阅读课的喧闹,我总是走到说话的孩子面前轻敲他的桌子,或者拍拍他的背,对他做出提醒。面对孩子们的进步,我用小纸条写悄悄话。比如“你今天上课听得真认真!”“你作业写得太棒了,字很端正。”“你今天举手回答问题了,为你的勇气点赞!”……时间久了,孩子们都愿意和我分享自己的小秘密,表达自己的想法,我们的师生关系更加和谐了。

我努力让管理变得智慧灵动。“镜子”虽然重要,但如何照,如何看也很重要。于是,“神奇的小纸条”成为我激励孩子、提出建议、寻求家校合力的好手段。

“以铜为镜,可以正衣冠;以史为镜,可以知兴替;以人为镜,可以明得失。”作为教师一定要做一面正直平整、充满能量的镜子,将世间所有的美好与智慧之光,汇聚并反射到孩子身上,让他们在教育的滋养下,生命熠熠生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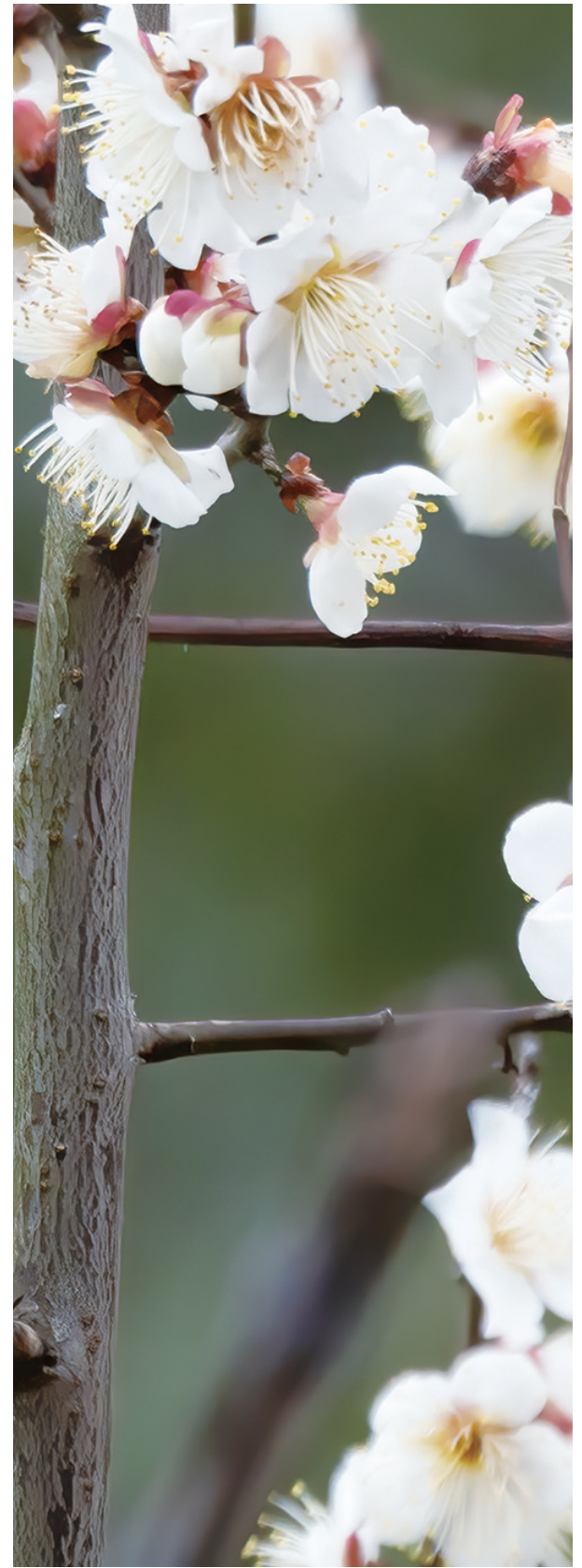


报春 韩晓霞 摄

在仁湖,
遇见最干净的春

· 董璐

春吻醒了柳梢
初醒的柳丝仿佛贴着水面低回
把一湖清波划痛
树影与云影相拥
在奉化仁湖,遇见最干净的春



采撷春日鲜味

· 吴大明

初春时节,暖阳和煦,清风拂面。我与妻子提着竹篮,握着剪刀,来到郊野挖荠菜。满眼翠绿铺展,空气里浮动若有若无的清甜,恍惚间,仿佛又回到儿时与母亲一同挖荠菜的旧时光。

菜园边、田埂上、河畔旁湿润的泥土里,荠菜已经悄无声息地探出头,随处都能遇见那一抹清新的青碧——水灵灵的锯齿状嫩叶泛着翡翠般的光泽,一丛丛、一簇簇,正是最值得采撷的春日滋味。剪刀轻轻一探,便能采下一个春天。不多时,竹篮便已满满当当。

回家后,我仔细择洗、细细切碎,与鲜肉拌匀,油润清香的馅料很快备好。妻子将薄薄的面皮托在左掌心,右手夹一撮馅料放上,下半张饺子皮向上对折,双手沿着半圆的边缘飞快地轻捏细掐起来,刹那间,一圈精致的褶子在指尖绽开。青瓷盘里,一只只饺子圆润可爱,像酣睡的婴孩。不过一个时辰,饺子已如列队的士兵,齐整地摆满一桌,静待下锅。

灶火升腾,饺子在沸水里翻滚,渐渐浮起,像一尾尾游动的鱼。女儿一口气吃了两碗,笑着竖起大拇指:“老爸老妈,真鲜啊!”妻子嚼着饺子,也眉眼弯弯:“这才是地道的春日鲜味。”我亦满心欢喜:“最难得的,是我们一起亲手做的!”

虽累得腰酸背疼,但一口热饺入腹,所有疲惫都烟消云散。一家人围坐灯下,吃得热热闹闹,笑语盈盈。我想,这便是人间最踏实的幸福了。

救我命的金刚藤根

· 孙益奔

苦涩的童年像一块浸满泪水的粗布,平日里不愿轻易触碰,怕一揭开就漏出满地疮痍。直到前不久,偶然看见朋友握着菜刀,将一截棕褐色的金刚藤根切成细碎的薄片,说要煮水用。那熟悉的纹理、粗糙的质感,瞬间撞开了记忆的闸门,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日夜,如潮水般汹涌而来,几乎将我淹没。

1961年的春天,风里还裹着料峭的寒意,我刚满6岁,便跟着母亲、姐姐、妹妹和弟弟,被一纸“精简城市户口”的通知,从奉化县城遣返回了老家萧王庙公社。说是老家,却半点根基都没有——我们地无一垅,山无一丘,就连遮风挡雨的房子,都是向村里人租来的破旧土屋。在城里时,粮食就已定量供应,顿顿清汤寡水难填肚,到了老家,更是陷入了绝境。国家每月供应的几斤“粮食”,大多是番薯、土豆,偶尔夹杂着几把糙米,这点吃食,要养活一家六口,无异于杯水车薪。

上半个月,母亲总会把食物算计着分配,掺着大量野菜煮成稀粥,我们姐妹兄弟几个,捧着豁了口的粗瓷碗,连碗底的汤汁都舔得干干净净。可一到下半个月,粮缸就见了底,母亲的眉头拧成了疙瘩,眼里满是焦灼与无助。为了活命,我只能跟着邻居家的孩子,漫山遍野地寻找能塞进嘴里的东西。我们蹲在田埂边挖野菜,野菜挖光了,就踮着脚剥老树皮,树皮湿得刺喉咙,咽下去时带着木屑的粗糙,刮得食道生疼。后来,田埂边的野菜、树上的树皮也没了,我们就钻进深山,用锄头掘茅草根、蕨菜根,这两种根,算是那段日子里难得能入口的“美味”。

我们把挖来的根须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,带回家后,母亲会用菜刀剁碎,晒干,再用石磨磨成细细的粉末,掺上仅存的一点大米

或苞米粉,加水揉成团,拍成薄薄的饼,放在柴火灶上慢慢烘烤。那饼硬得咯牙,咽下去时要费好大的劲,可我们依旧狼吞虎咽。

可就这样的“食物”,也没能支撑多久。山里的茅草根和蕨菜根也被掘得干干净净,光秃秃的山坡上,只剩下一丛丛扎人的金刚藤。人们的目光,终究还是落在了金刚藤那深埋地下的根茎上。金刚藤根长得粗壮,扎得又深,山里随处可见,可它的滋味,比茅草根和蕨菜根难咽百倍——入口是直冲鼻腔的苦涩,嚼碎后喉咙里像卡着砂纸;更让人绝望的是,吃了之后会便秘。

但那是最后的生路了。为了活命,再难以下咽也得吃,再痛苦也得忍。我至今清晰地记得,母亲把挖来的金刚藤洗净、剁碎、磨粉,做成硬邦邦的饼,我咬着牙啃下去,每一口都带着泪。没过多久,肚子就胀得像鼓一样,尖锐的疼痛顺着肠胃蔓延开来,我忍不住哇哇大哭,哭得撕心裂肺,母亲抱着我,眼泪砸在我的头发上,却只能一遍遍地唤着我的乳名说:“阿大忍忍,忍忍就好了,吃了才能活下去。”

这样在饥饿与痛苦中挣扎的日子,整整持续了3年。如今回想起来,依旧浑身发颤,满心后怕。

岁月流转,如今的日子早已丰衣足食,山珍海味唾手可得。可每当看到金刚藤,看到那粗粝的根茎,我总会想起6岁那年的春天,想起母亲磨粉时布满老茧的手,想起那些挨饿的日子。金刚藤根没有光鲜的外表,没有甜美的滋味,却用最质朴的存在,在最艰难的岁月里,让我们活了下来。

这救我命的金刚藤根,早已不是寻常的植物根茎,它是刻在我生命里的印记,是苦难岁月里的希望之光,是我这辈子都不能忘记的恩情。它让我明白,如今的幸福有多珍贵。

